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書解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朱坦

皇極經世書解卷十四

邳州知州王植撰

觀物外篇之十

黄氏畿曰聲音唱和萬物通數第十

愚按此篇皆格物窮理之精義也首以聲音唱和圖說繼以推算之理由人及物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草木性情形體之說備焉

正音律數行至於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於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黄氏畿曰正音律數者言音不言聲聲在其中也言律不言呂呂在其中也葢音即呂律即聲也以天之十聲言之如多良千刀妻宫心之類則行至於七而止其三數則無聲而無字是以止而不行也以地之

十二音言之如古黑杳花卜東乃走思之類則行至於九而止其三數則無音而無字是以止而不行也上言行至於七而止舉聲以見音也下言日出寅而入戌舉音以見聲也葢天之十干必乘乎地之十二支而運於晝夜其自甲寅而始者必至壬戌而終其癸亥甲子乙丑則屬於不行而止之數也然不言行至於九顧曰行至於七而止者以天之干數乘地之支數每十而去其三則七但言七而不言九地從天

也若夫生物之數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以日計之當得二百五十六其餘一百四日則物不能生猶之一日之有三時焉此其數非不行也數雖行而人不見也

補註正音律數如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故經世圖日四位月四位星四位辰四位皆七聲是也葢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六十

刻秝餘分之一庶幾乎十之七也程子有言堯夫嘗
窮味有一萬八千六百色有一萬八千六百獨聲之
數只得子半蓋聲陽也只於日出地上得數到日入
地下遂數不行也
愚按此下三節皆聲音唱和圖説也按圖求説其義
乃晰
韻法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先閉後開者春也純
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東為春

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衘凡冬聲也

大全原本三節不相屬

補註音有開閉所以和律聲有清濁所以唱呂按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聲屬日月星辰相因得一百六十字以次唱地之音音屬水火土石相因得一百九十二字以次和天之聲其中之●■即所去之體數也其餘所取之用數也體數三百五十二一年三百六十除閏之數也用數二百六十四自寅至戌生物

之數也以一百一十二聲一百五十二音更唱迭和各得一萬七百二十四為萬物之數也按韻書東方喉聲先閉後開於時為春南方齒聲純開於時為夏西方舌聲先開後閉於時為秋北方唇聲則閉而無聲於時為冬

黄氏畿曰闢音之揚者也翕音之抑者也音屬地而曰律天者以地之音和天之聲故以律天為言也清聲之輕者也濁聲之重者也聲屬天而曰吕地者以

天之聲唱地之音故以呂地為言也春夏秋冬即開發收閉之謂但言闢翕之音不言清濁之聲者音由聲起苟達其音即達其聲矣有所至謂至於理也不舉某為秋聲但舉衡凡為冬聲者欲學者以類求而自得之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補註自震至乾為闢而出自巽至坤為翕而入

黄氏畿曰是故聲以闢唱則音以清和之聲以翕唱

則音以濁和之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焉逃哉

補註四象生八卦當作四象生日月

補註日有十二時月有三十日日順天而行一日而一周則以初出為震半天為兌中天為乾月逆天而行一月而一周則以初生為震上弦為兌既望為乾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觀乎日月則天地萬物皆可知矣

黄氏畿曰逆推之有以知其所自生順觀之有以見其所自成天下之物巨細不同無能出此範圍之外

者

愚按此節分二截看首言物類之生各有其體類者生之序以下言推測物理之道也天下之理數不外陰陽五行邵子言二儀四象八卦理則一也二儀之生即有動靜循環之義故以下皆言交交而後生也二儀生天地之類乾為陽坤為陰也四象定天地之體所謂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也四象生日月之類日太陽月太陰也八卦定日月之體先

天離爲日坎爲月經世乾爲日兌爲月也八卦生萬物之類乾爲馬坤爲牛之屬也重卦定萬物之體合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由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故曰生之序一物有一物之體由八卦之象相交而生猶五行之相爲生尅也故曰象之交推類四句正推測物理之精義本乎生由現在之物而逆推所自來由乎象因現前之物而順推其所終按邵子遇事能前知一日問程伊川今年雷

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堯夫愕然此推測天地風雷之義也或問康節數學朱子曰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云云此推測萬物之義也詳見内篇之十二然則邵子之以前知稱者其數學之詳雖不傳而大略具此矣日月一類以下即日月以例其餘此類字與前不同前言類此言一類類中之相同者也同出異處同象補註言日月之行者得之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

補註按先天八卦自震至乾是陰變陽應而時可逆知也自巽至坤是陽變陰應而物必順成也

黄氏畿曰時可逆知者言春必知有秋言夏必知有冬物必順成者非藏則不生非長則不成陽迎陰隨自地之應物者言陰逆陽順以天之變時者言

愚按此明天地時物消息相應之理變應之道已見

二篇元亨利貞三節此則以推測言之天一氣也變為春夏秋冬之四時而地以物之生長收藏應之故言天者言時言地者言物而言物之生息者即必以時之消長也時自冬至以前由暑而寒陰之盛也然動靜相循至冬至以後陽氣日滋是以陰變而陽應物自冬至以後由藏而生陽之動也而生後必長漸至收藏是為陽變而陰應逆與易逆數也之逆同時即春時即知有夏有秋是可逆知也物即生後即知

必長而成是以順成也迎隨云者漁樵問對云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迎有逆之義隨即順之意此二句中明上文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

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補註天變而日應之如天變為春而日以溫應之天變為夏而日以燠應之之類是也故凡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星也辰也土也石也木也草也肺也肝也變之道也日也月也水也火也飛也走也心也胆也應之道也鮑氏發微曰變者從天天左行而日移一度應者法日日右行而天應一度皆左右相應也日紀乎星乾離也月會乎辰兌震也水生於土坤坎

也火潛於石艮巽也皆上下相應也飛者棲木離艮也走者依草震坤也心肺相聯乾巽也肝胆相屬兌坎也皆内外相應也

愚按此承上文變應而言變於内四句正言變之必應天變日應言變應之義日紀四句以八卦言之飛者二句遠取諸物心肺二句近取諸身日紀乎星日行一度則以一星紀之歷家所謂躔度星也月會於辰月行一舍其相會之次謂之辰也以上三節皆言

推算之理其何以變何以應當時必得其詳今亦不可知矣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對也

補註上章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是本乎天者親上變於上而應於下者也水生於土火潛於石是本乎地者親下變於下而應於上者也

黄氏畿曰動物體雖横其首必在上本乎天者也植物體雖縦其根必在下本乎地者也乾兌巽坎在上

坤艮震離反對自下應之坤艮震離亦然

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

補註張氏衍義曰陽之類圓天類也成形則方交於地而成也陰之類方地類也成形則圓交於天而成也故胎卵圓而形體方根荄方而枝葉圓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

黄氏畿曰植物靜矣而春夏發生得天氣而動秋冬零落得地氣乃復靜焉動物動矣而暮夜宿止得地

氣而静旦晝運動得天氣乃能動焉惟人亦然亦動物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黄氏畿曰人合陰陽剛柔而總有之故全且貴動物偏於陰陽植物偏於剛柔

愚按此節黄氏入第四篇今移於此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補註生羣生長庶類者天地之成功也别其生分其類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愚按此節黄氏入第二篇今移於此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過是矣走者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

黄氏畿曰陰陽天也而走飛生焉剛柔地也而草木生焉此其正者也若陰陽柔剛互相交則羽者能飛兼能走也足者能走兼能騰也走則有足而馳騰則無羽而飛矣草中有木根荄而又枝幹也木中有草枝幹而又根荄也又各以類而推之走之草毛之深者狐貉之類是也走之木骨之修者猿猱之類是也飛之草羽之弱者翡翠之類是也飛之木翼之勁者鵰鶚之類是也草之走蔓之延者瓜匏之類是也草

之飛根之浮者萍蓬之類是也木之走根之逸者茯苓之類是也木之飛枝之裊者楊柳之類是也走者使下陰為主也飛者利上陽為主也亦其類則然

愚按漢董子云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格物之學所宜參會　又鳥獸有胎生卵生之異九竅者胎生故牛羊犬馬以形交八竅者卵生故龍蛇魚鳥以氣接亦各以其類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

根

黄氏畿曰氣從口入首之所在即命也形由甲出根之所在即命也

愚按此命字以氣言動物傷其首植物戕其根則命傾矣就其生言之草木倒生飛走横生惟人象天地上冠下履所以為萬物之靈　又廬陵王道升云植物去皮皆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内則死神在中也神與氣之所在一戕則無生理語亦可叅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陰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陽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膽震為腎坤為血艮為肉坎為髓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膀胱

補註人合天地而生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目耳鼻口四者皆見於外故心膽脾腎四臟皆屬乎

天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骨肉髓血四者皆隱於中故肺肝胃膀胱四腑皆屬乎地

黄氏畿曰有獨無對則易之用息此體之生所以必交也乾巽交在上故心肺生居臟腑之上兌坎交次上故肝膽生居心肺之次坤震交在下故腎與膀胱生於臟腑之下艮離交次下故脾胃生居下之上心在上故目亦在上膽次心故耳亦次目脾次腎故鼻亦次口上腎在下故口亦在下肺在上故骨亦在上

肝次肺肉亦次骨上胃次膀胱髓亦次血膀胱在下血亦在下心脾四者在臟配天四卦血肉四者在身配地四卦泰中孚四卦下卦乾兌離震則上卦即坤艮坎巽大過未濟四卦下卦巽坎艮坤則上卦即乾兌離震　又曰大分之天之陰陽交剛柔地之剛柔交陰陽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陰與柔交而生肝膽之類人得天地日月之交者也小分之天之陰陽地之剛柔各自交者也陽交陰而生蹄角陰交陽而生羽

巽之類物得天地日月之偏者也

愚按八卦配臓腑之說衆之經世天地四象圖乾為日日為心心生目震為辰辰為腎腎生口巽為石石為肺肺生骨坤為水水為膀胱膀胱生血此一貫相生無可疑者若兌為月月為膽膽生耳離為星星為脾脾生鼻坎為土土為肝肝生肉艮為火火為胃胃生髓方為一貫則乾為心八句當以脾膽二字互易肉髓二字互易泰為目八句當以鼻耳二字互易胃

肝二字互易方無舛誤也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補註此申上章卦象之意葢父之氣即天之氣母之氣即地之氣天地一大父母也父母一小天地也八象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十六象并泰中孚既濟頤大過未濟小過否而言也

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體者必歸之

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心膽之倒懸何也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也黄氏畿曰心膽為性肝肺為體體者性之所含性者體之所主體猶地也石也性猶天也火也天與火升而上地與石降而下然而心則倒懸於肺之下膽則倒垂於肝之下者性則天體則地也觀之草木皆自根生人雖自首生而其初生首先著於地故曰人與草木皆反生

愚按人之臟腑心最靈而有知膽次之人有多恐怖或勇往不懼者可見膽之有知

口目横而鼻耳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縱皆交也

黄氏畿曰口目體之動者也横則象世間之動物鼻耳體之植者也縱則象世間之植物

愚按一篇云耳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以首當身者蓋人之秀頑欲惡皆見於面為瞭為眊一

嚬一笑於口目耳鼻具焉如日月之光華雲霞之奇變皆見於天故面最重也目前之理惟人悟入新會門人屈生杰河圖洛書說曰人面有可準乎河圖者焉居中不動者為鼻其五十之中土乎柱之一者五之奇也竅之兩者十之偶也其下一六水則口應之一之陽在內六之陰在外故能入而吸所以上不動而下動者潤下之勢則然其上二七火則目應之二之陰在內七之陽在外故能出而視所以下不動而

上動者炎上之勢則然至於三八之木四九之金列於左右而兩耳象之木能去塞耳所以通也金能作聲耳所以聽也水火多動口目象之而動木金常靜兩耳亦象之而靜抑有可凖乎洛書者焉物之有竅者陽故能嗅能視能聽能言語飲食者皆陽之屬不動者陰故鬚髯眉之類則靜而無所取於物者也中五雖陽而不動其象固為鼻若一在下為老陽位九在上為老陽數老陽能動能變口目之動以之三居左

為少陽位七居右為少陽數少陽不動不變兩耳之不動以之於是又以二四之在上角者為兩眉二火固有炎上之勢然憂則聚而喜則舒又有四金從草之義焉於是又以六八之在下角者為髭鬚六水固有潤下之勢然髭旁溢而鬚直垂又有八木曲直之義焉此以河洛之數近取諸身理亦可參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補註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水流有地之法焉

精義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曰冬短夏長而春秋半故四指象之

黄氏畿曰若以十有二州而列之指節之間指節亦可以察地若以二十八宿而列之掌文之上則掌文亦可以覸天至掌心握以為拳其中虚焉固太極含

兩儀之象也

動者體横植者體縱人宜横而反縱也

補註動物謂鳥獸體皆横生横者為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為經故静至於人亦動物體宜横而反縱所以異於萬物而最貴也

愚按人之元首奇也耳目以偶四支偶也二竅五指又各以奇亦陰陽互根之義而中以人中界之此亦縱横中當參之一端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補註人兼飛走所以兩手象翅而兩足象趾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黄氏畿曰人貴於物然因物則可逐物則蠢而賤矣人爲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隂也故百有二十

黄氏畿曰人能疾行不能輕舉走之類也隂數六倍之而十二十之而百二十歲兼兩甲子

愚按此與下節黄氏入之第九篇今移於此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

大全雀三年之物以下另為細字

補註列子曰荆之南有蓂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可見物之數有久有速也黄氏䜟曰兆人之人如堯舜其壽乃近百二十年然亦難矣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補註人在胞胎時先生頭而後生身故形統於首天之象也人身之氣皆自下生上故氣統於腎地之象

也人之知覺皆本於心故神統於心人之象也

黃氏畿曰以神主上下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補註一脉三部寸關尺也一部三候浮中沈也所以

應天之九數也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

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矣

愚按此於臟腑中重心與胃也臟者藏也腑者府也

腎脾膽皆有所藏而心所藏之神主之肺肝脬腸各有所受而胃爲傳送之府以輸之是以修身者莫大於養心而保生者莫要於和胃　又按漁樵問對云目耳鼻口心膽腎胃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與此義同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補註人之陽神存乎心陽主闢所以寤也人之陰神

存乎腎陰主闔所以寐也

黄氏畿曰人之神在寤寐猶日出入故陽尊如神

愚按天人相應之理素問一條云天不足西北故西

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

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語可互參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原註在肝又言在膽

黄氏畿曰神如日在心如日正午歸腎如日在子出

在肝膽如正卯返在脾如正酉

精義張氏嵲曰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天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乎心

補註鮑氏發微曰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

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黄氏畿曰祭義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同此意

臟者天行也腑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

黄氏畿曰陰陽天也剛柔地也陽與剛交之類天地並行也心脾膽腎配天四卦肺胃肝膀胱配地四卦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愚按據此則前節艮為肉之誤可知矣由此推之則

石為骨火為髓也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愚按據此則前節中孚為鼻既濟為耳亦誤矣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愚按此即膽腎同陰心脾同陽之義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内也

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黄氏畿曰肺上心次之腎下肝次之脾居中此上而

下之謂也皮毛外脉次之骨居内筋次之肉居中此外而内之謂也心之主血陽御陰也腎之主骨陰輔陽也其交法若此交則為用不交為體

天地並行則臟腑配四臟天四腑地也

黄氏畿曰陰陽天也而與地之剛柔必並行焉是故陽與剛並行則交而為心肺之相配矣陰與柔並行則交而為肝膽之相配矣此二臟二腑非天之交於地乎剛柔地也而與天之陰陽必並行焉是故柔與

陰並行則交而為腎膀胱之相配矣剛與陽並行則交而為胼胃之相配矣此二臟二腑非地之交於天乎四臟為天四腑為地視素問之說蓋猶先天之體後天之用歟

目口凸而耳鼻竅竅者受臭嗅氣物或不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象於一而各備其四矣

原註口舌也

補註受臭之臭當作聲

補註人之耳目口鼻象天之日月星辰言其體也既交則各備其四言其用也

愚按閑者蔽於物也四者以其體雖各為一象然一官用而聲臭色味俱不能蔽心為之主故也

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補註太極至八卦本無先後之次但其一分為二而四而八自簡至繁則有古今之象耳

有形則有體體者析乎形而已有性則有情情者分乎性而已

從黄氏本大全無體者析形情者分性二句

補註泛指天地萬物而言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補註火外陽内陰有氣而無質者也故以性為主體次之水外陰内陽有質而無氣者也故以體為主性次之

愚按漁樵問對云水火用草木體也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可與此參看

夫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於天而各為其性也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

補註性即陰陽五行之理人得其氣之全故其性亦全禽獸得其氣之偏故其性亦偏草木得其氣之愈

偏故其性亦愈偏

愚按下繫乾坤其易之門耶六十四卦體不一性亦不一如彖辭大象所稱者是也而奇者為陽偶者為陰皆不外乎乾坤之德人物之受性猶是也

愚按此如周子所言剛柔善惡中之類所禀不同而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其發其見無不相應各以其類也

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

黄氏畿曰寒為天之陰火為地之剛皆能勝水然水為在地之柔交於在天之陰不勝則體結而氣不滅火雖在地同類而勝則體滅以其本讐敵故也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大全原本兩節不相屬

補註若雷火飛火天火也石火木火地火也

黄氏畿曰因物為體地火也有體故其所托則焚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補註陰體實故能從陽陽體虚故不能從陰

愚按粤海之水舟夜觸之則如火之然激石或激雨則如碎火如亂星葢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陰陽之理測之難盡如此

火生濕水生燥

黄氏纖曰夏日至土炭重火生濕也冬日至土炭輕水生燥也

愚按乾九五文言水流濕火就燥此借用其辭夏屬火而蒸濕冬屬水而乾燥金為火偪而汗出木經水煮而易乾其一端也又夜將明而先暗謂之黎明冬欲寒而先暖謂之小春亦其類也漁樵問對云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

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得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

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補註張氏衍義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得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

也屬陰者本乎天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精義張氏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

水雷互火雷灦土雷連石雷霹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補註日月陰陽之質鬼神陰陽之氣無二理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黄氏畿曰心者虚靈所寓則性膽者氣血所托則情性無形屬陽故曰神情有欲屬陰故曰鬼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補註暗之境得燈以明月之魄得日之明故燈之明

有日之象暗之境有月之象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補註邵子云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

黄氏畿曰成象故微成形故大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

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大全原本三節不相屬

補註張氏行義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反激而為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電皆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陰氣聚而為雲降而為雨雲也雨也陰之類也陽氣發而有光震而有聲

雹也雷也陽之類也

吹噴嘘呵呼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黄氏畿曰天人一氣故成象相類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愚按經世四象雷與木同屬巽露與草同屬坎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黄氏畿曰木之氣禀於石石之象配乎星

草類之細入於坤

黄氏畿曰坤之數以無極當之草類入無極之數葉隂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根幹堅也

黄氏畿曰氣有隂陽體有柔剛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

補註天一地二可見陽數常少而隂數常多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寔生生之理也

補註生物之始木各得天地生生之性遂各以種自

相生非惟木也推之萬物皆然此生生之理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黄氏畿曰陸陽而水陰陽形而陰影陸多走陽交陰也水多飛陰交陽也陽不勝陰陰不勝陽故反細也

精義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在陸者壯巨而壯細在水者壯巨而壯細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

補註虎豹猶草走之草也鷹鸇猶木飛之木也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補註枝者土所成幹者石所成土石静而隨隂故不易葉水所成花火所成水火動而隨陽故易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愚按走曰獸飛曰鳥而非禽非獸者又有魚雜飛雜走者又有蟲魚水之族隂也蟲風之族陽也風猶陸

也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黄氏畿曰飛者棲木走者依草類聚氣感

精義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鱗如水之紋

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補註石之花剛交於柔而生水之木柔交於剛而生

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補註陸之物屬陽陽物性熱而有性寒者陽中之陰甘遂土鼈之類是也水之物屬陰陰物性寒而有性熱者陰中之陽澤蘭鯽魚之類是也

鷹鸇之類食生而鵜鶘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補註鷹鸇食生陽物也而鷄鳧不專食生陽中陰也

虎豹食生剛物也而猫犬又食穀剛中柔也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

補註馬牛皆走陰類也細分之馬性健則為陰中陽

故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也牛性順則為陰

中陰故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夫子以為牛也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愚按此即前節走者便於下飛者利於上之意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補註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生

止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也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

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黄氏畿曰顯仁藏用造化在微物者大都如此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

接上類使之然也

補註張氏衍義曰陸有晝夜水無晝夜在水者不瞑類使然也魚目為壤言不瞑也人睡有露睛者水族之氣也走地類上睫接下陰有餘也飛天類下睫接上陽有餘也皆自然之理也

愚按陳繼儒秘笈賢奕編云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瞑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又曰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産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蘭化生也語

亦可參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補註在風者飛小而走大在水者飛大而走小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補註張氏衍義曰陸中之物水無不具陰陽相應也

陸有飛走水亦有飛走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補註張氏衍義曰氣之輕疾者陽也飛之走陽之陰

也氣之遲重者隂也走之飛隂之陽也

愚按格物至此亦云盡矣然如飛走異形又有非飛非走者魚之類是也草木異體又有非草非木者竹之類是也物之無盡又如此

水之族以隂為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為主隂次之故水族出水則死陸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鵞鳧之類是也

黄氏畿曰以上大槪論物類隂中陽陽中隂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愚按能大能小龍之質性本如是之靈也而陰陽之氣能制之必陰乘陽起而雲興則龍之時矣故曰雲從龍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臟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胃水為膀胱腑也

愚按前體交而後生節宜互易處此足正之

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

補註鮑氏發微曰一日之夜猶一歲之冬天神地靈陽魂陰魄冬至子半夜至子半相與會合於黃泉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也

黃氏畿曰象男女而無情慾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補註一日之內自子後陽生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生之時陰交於陽而汐生如人之喘息之象

也一月之内朔三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䰟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間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或依余襄公之意而為之説曰日為陽精君之象也月為陰精臣之象也水月之屬也月常向日而水亦從之此潮汐之所由名也朔則日月相會望則日月相對故潮勢大月弦之際日月不相會相對故潮勢小

黄氏畿曰人氣出入由口為喘由鼻為息海潮如之以氣之出入於水土也水為地之太柔月為天之太陰陰與柔應故月麗於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麗於子午則潮應乎南北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愚按北方春多旱南方春亦多雨然地又以北為陽南為陰所以雨旱不相同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補註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形屬地故靜氣血屬天故動葢血常在内醫家謂之榮榮於内也氣常在外醫家謂之衛衛於外也氣引血行血隨氣轉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補註以物理觀物者本乎性以巳意觀物者任乎情

說苑曰公生明偏生暗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愚按此中行狂狷之別也剛克柔克則在乎人

人智強則物智弱

愚按物之有知者皆有智人能知物之性而以道御之則物之智弱矣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補註能用萬類若牛使耕馬使馳犬使司夜之類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黄氏畿曰人得陰陽剛柔之全故萬物皆備於我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黄氏畿曰邵子詩曰生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天地既在我其餘何足言故自欺即欺天地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補註神即理也理無形而天地萬物皆賴之以生故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雖情好不同俗尚各異然度之而無不同感之而無不應其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一者何也即天地萬物之理也故曰心為太

極又曰道為太極也

觀物外篇之十一

黄氏畿曰闕疑第十一

又曰前六節乃邵子之所自疑後二節則予之所未解存其疑以俟後之君子

愚按黄氏闕疑者八條末一條余又據補註益之

乾四十八兊三十離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四十

原註兌離巽宜更思之

黄氏畿曰朱氏隱老強解終不可通今不敢從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也去其三則六也故一役三三復役二也三役九九復役八與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并一則為四九并三則為十二十二又并四則為十六故四以一為本三為用十二以三為本九為用十六以四為本十二為用

原註更思之

愚按此節補註謂申四篇天圓而地方節天地方圓之數黄氏云朱氏謂乾一函三坤去三為六亦不敢

從

圓者一變則生六去一則五也二變則生十二去二則十也三變則生十八去三則十五也四變則生二十四去四則二十也五變則三十去五則二十五也六變則三十六去六則三十也是以存之則六六去之則五五也

五則四而存一也四則三而存一也二則一而存一也故一生二去一則一也二生三去一則二也三生四去一則三也四生五去一則四也是故二以一為本三以二為本四以三為本五以四為本六以五為本也

原註更思之

愚按此節補註謂申八篇一生六節生物之數黄氏云圓者六變六十卦而三百六十日則三十六之謂也去其一則五豈去其六則一會三十運鄉二變以

下不敢強解

方者一變而為四四生八并四而為十二八生十二并八而為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為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為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為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為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為六十四也

原註更思之

愚按此節補註謂中一生六節生物之數黄氏云方

者八變天卦始於一變而為四合地卦則四生八并四為十二以下不可強解一生三者乾一卦生兌離震坤生艮坎巽所以各并而為四也乾十二陰生巽離兌之二十陰坤十二陽生艮坎震之二十陽所以各并而為三十二也以下不敢強解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動體隨性而靜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原註更詳之

愚按補註陰以陽為體之體當作性黄氏云性為陽體為陰陰陽相生體性相須已見前矣舒疾不敢強

解

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夜不過乎七分也

原註更詳之

愚按補註云斗之所建一晝夜徧歷十二辰有奇故一周歲亦徧歷十二辰也黄氏云魁四杓三不過七星故卯酉亦不過七分即夜其大略矣前各節註云更詳之者葢言之未詳也其云更思之者葢思之未審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大全原本二節不相屬

愚按此與六篇太極不動節意大同黄氏曰既以神為一矣復以神為二何也不動生二二則神與太極為二而數自此生矣豈有一則有二歟

一八為九裁為七八裁為六十六裁為十二二十四裁為十八三十二裁為二十四四十裁為三十四十八裁為三十六五十二裁為四十二六十四裁為四十八也

一分為四八分為三十二十六分為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為三百八十四也

愚按補註九裁為七以下即裁方為圓天之所以運行也一分為四以下即分大為小地之所以生化也葢四裁一為三則八裁二為六存本而言則九裁二為七也黄氏云前言裁方而為圓所以運行此則多方而裁之非止一端大槪皆一而四之不敢強解以上八節皆理數之未瑩者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離兑三十二坎艮二十八合之為六十

愚按黄氏謂乾一位八卦全用坤一位八卦取陽去陰震用上卦十二陽去十二陰用下卦八陽去十六陰巽全用上卦去下卦初爻離兌用下卦二十四加上卦八陽艮坎用下卦二十四加上卦四陽卦之爻數與蓍之策數相合然其說太曲補註云自乾四十八至合之為六十其數未詳補註是也黄氏入之第九篇今移於此

觀物外篇之十二

黄氏雞日心學第十二

愚按此篇或言學或論世或釋經書多自得之言

尋味不盡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愚按朱子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被

他静極了故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

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秉月訪之必見其燈

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由此言觀之則誠通神

明乃邵子一生本領故此篇首及之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愚按邵子誠明吟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愚按潤身如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是也史稱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此皆其實得之言也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補註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補註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故為主性之具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黃氏幾曰造化即天理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

潤

愚按性命之理盎然於心始可謂之潤心以性命潤

心始可謂之潤身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愚按觀此則邵子之學數無非理豈肯為異乎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愚按器小易盈者德不足也以德裕其器則常自視

欿然且無所不容矣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補註因物之當喜因物之當怒性之發情之正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得矣

愚按中庸云中庸不可能故引而近之所謂庸也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愚按此節即前資性得之天學問得之人節意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補註天人性命之理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乙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補註楊子有太玄經漢藝文志黄帝有太素二十篇日家有太乙統紀之書洛下閎有太初歷皆本易太極而言也

愚按謂其言異而理一也然言玄不如言極至於以

色以數以事又其次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愚按此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理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愚按太羹元酒見樂記太羹肉湆也不以鹽菜調和之元酒明水也周禮秋官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取其淡而無味也二者皆自然之味原不可以他味參之造化自然之真理不以人為參之亦

猶是耳邵子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正此意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愚按内篇之九人亦物也以其至貴故特謂之人若人而下同於物則亦一物而已焉能物物乎補註就觀物言乃下節因物則性之意另是一義

聖人利物而無我

愚按以利物為心者必能忘已即易聖人同乎人而無我之意

任我則情情則滋滋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人也

愚按任已之私則情因物之理則性性則陰陽不測之理與天地同流故謂之神豈反為所攝耶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愚按氣體之充也性心之理也二者不相雜亦不相離觀孟子言養氣之理可見

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寛宏者德器也三者不

可闕一

愚按三者德器爲難如管仲器小而邵子於後節推其智識才力則輕重可見矣黄氏謂先才力非是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黄氏畿曰經綸天地聖人之才也宏毅者希聖之事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愚按中庸言鬼神之體物而以祭祀之鬼神如在其

上屋漏之鬼神不可度思言之即此意也若外教俗聞以為鬼神有形有聲則非矣邵子詩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意又進一層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愚按此節即上節之言而記之有詳略也黄氏不録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愚按應變而言言之不可已者也故曰時外又一節無應變而言五字亦記之有詳略也從黄氏衍之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愚按聖人無我夫子贊易之言也論語於我字中更分四層言之邵子所見又加一倍法之一端也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愚按此即邵子詩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意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愚按邵子數學以理而不以術者也即此可見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補註虛心即心一之謂不動即不分之謂

事有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

愚按道者所以定分也安分即以盡道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補註謂能設身處其地則無有我之私也

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黄氏畿曰言由衷不可為偽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愚按無德之才反濟其惡矣一作德不可有者誤

漁樵問對曰人之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愚按見邇遺遠則欲速而不達何悠久之可望

君子處畎畒則行畎畒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愚按伊尹耕莘野則樂堯舜之道應三聘則使上下

為堯舜之君民斯其人也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葢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愚按此明中庸至誠無息之義以見誠之為貴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愚按義理者人心所同然故合乎人情

斂天下之智為智斂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愚按聖則舜之大智賢則樂正子之好善皆不自用者也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已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愚按釋孔子志道章意註疏謂道無形志之而已離無入有是謂德業博施濟衆謂之仁恩邵子以道為統言德仁德即道之得於已而主於仁方說得一貫遠勝註疏矣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絶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愚按上半節以易繫釋不貳之義下半節以昌黎不貳過論為過於與善也過與意祇帶言之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

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愚按夫子言人之生也直中庸言至誠孟子言養心邵子合而言之葢至誠即直道任智數則不誠徇人欲則不直也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

逆天理也逆天理者禍患必至

愚按此明天人之理中庸言居易以俟命行險以僥倖孟子言求則得之得之有命此合而言之見盡人即所以順天而强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者禍患必至雖欲僥倖得乎哉

顔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謂之好學

愚按此釋不遷不貳之義由性而不以情乃足謂之

好學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愚按先儒謂先讀易再讀孟子乃見孟子知易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補註觀其為卿於齊而不受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孟子所以善用易也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黄氏畿曰發明孟子之言以見聖人得大中至正之道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絶四

愚按如武王觀兵興昭烈取蜀之事可見一則原無成心一則但期成事而仁義忠信不足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愚按此義利之辨也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愚按上節之義得此愈明矣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補註處人所不能處貧賤患難之事也為人所不能為道德仁義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者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愚按書大禹謨不自滿假禮儒行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愚按人常見失在得先則無難處之境矣儒行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三人行必有師焉至於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為未足又至於尚論古人無以加焉

愚按論師友之道本孔孟而合言之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愚按智識亦資性之一也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

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愚按能讀書而得天理之真樂則其進自不能已而理境中無不如意矣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愚按此喻言也兩相形而見詘焉何止一事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

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愚按大學言修齊治平孟子言天下國家推本於身此又推本於心心所不欲身能行乎則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黄氏鐖曰精神當如冬藏而後春發恃刃之利不知

所藏者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兩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巳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巳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巳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愚按前者不啻之巳後者不公之之人喻以醒之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愚按易以道化書以道政詩達性情禮謹節文皆人

事也不求之今而但以經視之非善讀書者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黄氏譏曰不量力而妄為之可暫而已

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愚按釋書言而謂人之孽最多以不可逭警之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黄氏畿曰氣歉故責怨氣盈故易滿皆無德以持之

所行之路不可不寛寛則少礙

愚按知有已不知有人者固非矣即君子之待小人亦必使之得自安孫隱君竒逢傅先生謂堯夫疾甚伊川問更有以見教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前面路徑須令寛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不知出何書或伊川謹嚴故以此語之歟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黄氏畿曰不自主張則進道不勇主張太過則師心自用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愚按借論語之言釋舜典之語喻其不吝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黄氏畿曰借孔子之言明孟子所惡不由其道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别之

愚按釋論語為務博而不求精者言識讀賞職切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愚按九篇云惟仁者可以謂之人故雖師不讓也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黄氏畿曰借論語公明賈之言以言無為無為者聖

人之道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黄氏畿曰邵子詩曰磨礪當如百鍊金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廪實府庫充兵强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黄氏畿曰此乃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愚按守義至死亦止全其仁非有出於人道之外也

聖人之無過與亦於此可見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補註朱子曰康節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擴充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愚按邵子之取老子者如是與但稱其元者𡨥矣

莊荀之徒失之辨

黄氏䥞曰聖賢豈好辨哉此莊荀之徒所以尚言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愚按朱子曰莊子於天地萬物之理頗有所見故邵子樂道其書竊謂此節乃借莊子以明盡已性盡物性之意非過與莊子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黄氏畿曰解牛之説近於道蹈水之説近於神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黄氏畿曰莊子因文見道非借盜跖以侮孔子乃發明孔子之言耳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愚按引莊子語見莊子非不知孔子者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

黄氏幾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各付物則和平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强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强則有為也

黄氏畿曰文出於氣氣豪則文豪盜跖漁父乃後人所附益然猶能發明義理豈獨吕梁之事乎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義也

黄氏畿曰與大易中庸相發明

季札之才近伯夷

黄氏畿曰以讓國言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補註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嬰齊大夫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補註智數霸者之事識物理若諫齊侯聽鄭華之奸

謀辭周王用上卿之饗禮則幾乎王佐才矣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愚按此釋論語以使南面為從政與朱子異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補註或問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朱子曰只燒絕棧道

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

其事可見矣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補註玄珠密語啟玄子所作也大要論五運六氣

黄氏識曰玄珠密語乃黄帝素問附録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補註陰符經李筌序云得此於嵩山石壁中或謂黄

帝之書受於廣成子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黄氏畿曰人倫天叙之自然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黄氏畿曰此録其格言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

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愚按漁樵問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與此互相發

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

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愚按洪範言剛克論語言焉得剛此合而言之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惟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愚按此合論語喻義不踰矩而分聖人君子之事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

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黄氏畿曰制事權變當過於仁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黄氏畿曰知而好好而樂非徒潤身性命亦潤矣聖賢相傳之學當如是

愚按此樂字乃邵子生平得力受用處史傳云平居

屢空怡然有所甚樂無名公傳云飲喜微酡口先吟哦遂及浩歌又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故内篇之末曰其於樂也不亦大乎而於此亦云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愚按學有實得方足措之事業與前節學以人事為大意相發明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黃氏畿曰語所謂時習記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王通氏葢有得焉故引之以終至誠無息之意

皇極經世書解卷十四